

SHIJIE WENXUE MINGZHU

世界文学名著

浮士德

歌 德 (德)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

浮士德

著 歌德（德）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文学名著/王军鹏主编. - 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. 2004.1

ISBN 7 - 80606 - 498 - 2

I. 世… II. 王… III. 世界文学 - 名著
IV. I208.6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06436 号

世界文学名著·浮士德

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北京市春雷印刷厂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32 开 10.5 印张 27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 册

ISBN 7 - 80606 - 498 - 2/I·36

定价:18.00 元(共 1 卷)

献词

你们又临近了，飘忽不定的身影，
想当初曾经呈现于朦胧的目光。
敢情这次我试着要把你们抓紧？
难道我的心仍旧倾向那个痴想？
你们拥上前来！来吧，随你们的便，
尽可从烟雾中围着我袅袅飘颻；
围绕你们的行列荡漾着一股灵气，
它让我的心胸感受到青春的战栗。

你们和欢乐韶华的风物同归，
于是众多可爱的亡灵缓缓而出；
最初的恋情与友谊随之飘起，
好象一桩古旧而漫漶的掌故；
无奈愁肠重结，太息不止，
恨人生迷离曲折多歧路，
忍不住轻呼故人，风华正当时
却不幸为命运所欺竟然先逝。
我向亡灵们唱过最初的歌，
可惜他们再也听不见下面的乐章；
友好的聚会久已渺然无寻处，
唉，更感叹消逝了最初的回响。
我的苦衷只好向陌生人倾诉，
他们即使喝彩也会使我心伤，
当时赏识过我的歌诗的知音，
纵然在世亦不知却向何方飘零。

所有我产生的一种久已生疏的憧憬
向往着那寂静森严的境界，
我啜嚅的歌声象风神之竖琴
以飘忽的音调时断时续地摇曳，
我禁不住浑身战栗，涕零复涕零，
凛冽的心随着软化而亲切；
我所有的一切慢慢暗淡而悠远，
而消逝者又要现出来向我重演。

舞台序幕

〔剧场经理—剧作者—丑角。〕

经理 你们二位常常帮助我应付重重难关,那么请说说看,对于我们在德国的尝试有何高见?我唯愿让众人个个喜欢,特别因为他们吃饱了也赏我一口饭。棚柱已撑好,戏台已经搭成,人人巴望着一个盛会。他们眉飞色舞,心潮激荡,端坐在那儿,正要等着来个喜出望外。我懂得如何把民众的口味迎合,可从没有如此狼狈过:他们未必惯读第一流的佳品,却乱七八糟地读得太多。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让一切新颖、别致、具有深意而又令人赏心悦目?当然我高兴地看到,众人如潮水一样拥向我们的戏棚,一再汹涌地挤过那狭窄的恩宠之门,四点以前天一亮就撞撞跌跌,狂奔到票房前面来,如荒年在面包铺门口抢面包一样,不惜为一张入场券打破脑袋。对形形色色的人群发生这样巨大的奇迹,只有诗人你才能够;今天就劳驾了,我的朋友!

作者 哦,不要拿那些三教九流众人向我噜苏,看他们一眼就会让我丧魂失魄。给我挡住那汹涌的人海,免得它硬要把我们卷进了漩涡。哦不,请把我引向天堂寂静的角落,只有那儿诗人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,那儿友谊与爱情才以神性之手,创造并且培育出我们心灵的恩泽。

唉,从我们内心深处发源的诗意,从我们嘴里怯生生念出的台词,有时候念不到点子上,有时或许可以凑凑趣,都将为放荡瞬间的暴力所吞噬。每每须得年深月久地加以咀嚼,它才可以显现出完美的形式。金玉其外不过炫耀于一时,真品才能永垂不朽于后世。

丑角 “后世”这个词儿我可听不得,如果我要讲什么后世,试问

谁来给当代人逗乐？他们需要乐子，那可不能忽视。有个干练的小伙子出台露面，我想总会让人叫好。谁懂得殷勤地披沥衷曲，谁就不会为观众的脾气烦恼；他更希望拥有一大批观众，人越多就越能令他们捧腹大笑。因此放漂亮些，显出你的能耐来，让想象力去带上它所有的合唱，例如理性、悟性、感觉、激情等等，但请注意！别忘记了笑料。

理 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情节！人们是来看戏的，总喜欢睁着眼睛瞧个够。假如眼前演绎出许多本事，众人就会看得瞠目结舌，所以您马上就会闻名遐迩，众人会把您捧得晕了头。观众只能靠量来争取，每个人最后要挑到自己的一份。谁带来的东西多，谁就会给许多人带来点什么，于是人人走出剧场都会高兴。看来您与其演一出，还不如把它分成好几段！这样一盘杂碎，你做起来一定不难；把它端上桌来，就像灵机一动那么简单。您奉献完整的一出又有何用？观众会当着您的上面把它扯得粉碎。

作 者 您不觉得这样的手艺是多么糟糕，它又怎样配得上真正艺术品的称号！看来你们的金科玉律，就是那些正人君子们的粗制滥造。

经 理 对这样的责备我并不见怪；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想想您要砍的是一块软木塞，再看您是在为谁写戏！假如这些人是为无聊所驱使，那些人只由于酒醉饭饱而已，最糟糕的是，有些人所以跑来竟是读了报刊杂志。有人漫不经心地朝这儿赶，好象来参加假面舞会，有人出于好奇而飞速着脚步；姑娘们花枝招展，招摇过市，不取报酬地参加演出。您在诗人的高座上又梦见什么？难道你真高兴看到戏棚爆满，观众如潮？瞧瞧旁边的施主吧！他们一半冷淡，一半粗俗。有人散场之后想玩一局纸牌，有人想在一个荡妇怀里狂欢一宵。你们这些可怜的蠢材，何苦为这样的低俗目的把高雅的缪斯打搅？我劝您多给，多给，一味多给，这样您才不致漫无目标，误入歧途。把人们搞得昏头昏脑就够了，可不容易令他们心满意足……你哪儿不舒服？是快乐还是痛苦？

作者 去吧,去找另一个奴才!诗人难道为了你的缘故,能放肆玩忽那最高的权利,自然赋予他的人权!他用什么打动全部人的心?他用什么把每一种元素调遣?难道不就是从胸中冲出来、又将世界摄回到自己心中的那种和声?当自然把无尽长的纤维无动于衷地搓捻着安在纺锤的面时,当不和谐的众生相互撞击着发出刺耳的音响时:是谁令人鼓舞地划分了那永远流动的整齐的音阶,使它合乎韵律地振动?又是谁呼唤个别加入普遍的圣列,在那里发出美妙的谐音?是谁让暴风雨怒号而化为激情?又是谁令夕阳在严肃的思想里燃烧?是谁把所有娇美的春花倾撒向了情侣们的小径?是谁把微不足道的绿叶编成荣誉冠冕来奖励每种功勋?是谁保护了奥林波斯山?是谁集合了众神?须知这一切是人的力量体现在诗人的身上。

丑角 那么,就请运用这些美妙的力量,来经营诗人的业务吧,如经营一桩风流韵事:先是两人萍水相逢,心心相印,彼此留连忘返,渐渐变得难舍难分;虽然幸福增多了,但是招来烦恼,迷恋之余紧跟着痛苦,转瞬间便产生了小说一部。让我们也如此这般地搞出一个脚本!只须深入到丰满的人生中去!每个人对人生都有亲身体验,却极少人去把它参透,随您从哪儿落笔,哪儿都充满了情趣。五颜六色的图画很少眉目清晰,往往谬误一大堆而真理只有一星半点:就这样酿成了鼓舞和感化世人的美酒。所以青春娇艳的花朵们聚拢到您的舞台面前,聆听您剧中的启示,于是每个温柔的心灵从您的作品中吸取忧郁的食粮,所以一会儿这个兴奋,一会儿那个骚动,每个人都看见了自己的内心里所想。他们还随时打算哭泣欢笑,他们尊崇激昂慷慨,喜好虚无缥缈;定形的成年人看什么都不顺眼,发育中的少年会永远感恩图报。

作者 那么请把我本人还处在发育中的时日还给我,那时源源不断的诗泉日复一日地迸发,那时云雾笼罩着我的世界,蓓蕾还允诺着奇迹,那时我采摘了开满一切山谷的鲜花。我一无所有,但却热中于追求真理和爱好幻景。请毫无保留地还给

我那些本能,那深沉的、充满痛苦的幸福,憎恨的力量,爱的权柄,请送还我的青春!

丑 角 好朋友,你在这些情况之下才需要青春:当敌人在战斗中逼迫你的时候;当最可爱的女郎使劲勒住你的脖子的时候;当迅跑的花冠远远表示难以达到的目标的时候;当人们在激烈的旋舞之后设宴张筵狂饮达旦的时候。但是,勇敢而优雅地弹奏着熟悉的弦乐,向着一个自选的目标东弯西拐地信步漫游,老先生,这才是您的义务,我们不会因为这而对你少怀敬意。老年并不如人所说是让人变得幼稚,相反它却发现我们都是真正的儿童。

经 理 言已交换够了,让我最后看看行!你们相互恭维之际,本能做出一两桩有益的事情。高谈阔论又有何用?它永不会见于踟蹰不前的人。你们既然以诗人自命,那就请你对诗发号施令!你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:我们要把烈酒豪饮;立刻就为我去酿造吧!今天做不到的,明天怕也做不成,所以一天也不应耽误;只要是可能的,就得下决心一把抓紧,决心抓住它,就不但不要让它溜掉,还得继续贯彻下去,因为不这样不行。你们要知道,在我们德国舞台上,人人都按照自己的心意在排练;所以,今天请别为我节省布景和机关!充分使用大大小小的天光,星星也不妨糜费一下;还有水,火,悬崖峭壁,飞禽走兽……,一点也不能短欠。那么,就请在这狭窄的木板屋,去步测天地万物的整个领域,用从容不迫的速度从天堂通过人间直至地狱!

天堂序曲

[天主。天兵。后面跟梅菲斯特费勒斯。

[三位天使长上。

拉斐尔

太阳按古老的方式
在兄弟天体的赛歌里轰鸣，
她用雷霆般的步伐
去完成着既定的旅程。
天使们一看见她元气勃勃，
虽然无人能探测她的深浅；
不能想象的崇高功业
正如开天辟地一样庄严。

加伯列

而豪华的地球却飞快地
快到无法想象地围着旋转：
天堂的光明正在与深沉而
可怕的黑夜彼此替换；
大海却从深邃的岩底泛起，
浩浩荡荡地四下翻腾，
岩石与大海接着被卷入了
永远迅速的天体运行之中。

米迦勒

但阵阵狂飚从大海到陆地
又从陆地回到大海彼此咆哮，
愤怒地在四周形成了
一副效应很深刻的链条。
那儿一道毁灭性的电闪
照亮了道路的霹雳；
但是，主啊，你的使者仍崇敬
你的时日之轻轻的推移。

三 人 天使们见了就元气勃勃，
 虽然无人能探测你的深浅，
 你一切的崇高功业，
 如开天辟地一样庄严。

梅菲斯特 主啊，既然你又一次屈尊光降，垂询我们的一切近况，加之你乐于把我们惠顾，所以你今天也看见我侧身于你的仆从之中。主啊，请原谅我吧，我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，虽然难免为在座诸位所揶揄；我的慷慨激昂肯定会惹你见笑，如果你没有把笑人的习惯戒除掉的话。关于太阳和大千世界我不知说些什么，我只知道，人类是如何在把自己折磨。世界的小神总是秉性难移，而且就如第一天那样古怪离奇。假如你没有把天光的光泽交给他，他也许会过得稍好一些。他把它称作“理性”，可一旦运用起来，却变得比最凶猛的野兽都要残忍。请允许我打个比方，我看它就如一只长腿蚱猛又飞又跳，跳着飞着一下子钻进草丛去唱它的老调；唯愿它永远躺在草丛里才好！可无论什么垃圾废料，他都要伸上鼻子嗅上一嗅。

天 主 你难道再没有什么要同我聊聊？你来只是为了发发牢骚？难道你觉得人世到处一无是处？

梅菲斯特 是啊，主！我发现那里糟糕透顶，依旧如故。人们悲惨度日，甚至使我不胜怜悯；我简直不能去折磨那些可怜的生灵。

天 主 你认识浮士德吗？

梅菲斯特 就是位博士？

天 主 我的仆人。

梅菲斯特 当然！他侍奉您可是非同一般。人间的烟火这蠢货一概不沾。心神骚乱他却好高骛远，他多少明白一半自己的疯癫；他想摘天上最美的星斗，他想寻地上最高的乐趣，但远远近近满足不了那令人内心深处激动的心曲。

天 主 纵然他现在侍奉我有点浑沌，我将快速把他引向清明。小树发青，园丁就会知道，花与果实必将装饰未来的光阴。

梅菲斯特 您赌点什么？如果您允许我把他慢慢引上我的轨道，您一定会输掉！

天 主 只要他活在人世间,你要试一试我不阻拦。人只要努力,犯错误总是难免。

梅菲斯特 那就谢您了;由于我从不愿同死人纠缠。我最爱丰满鲜嫩的面孔。我更不会在家里接待一具尸骸;它之于我,如同老鼠见猫一般。

天 主 好吧,任你去吧!去诱引那个灵魂使之脱离他的源头,只要你抓得住他,就把他随身拉上你的歧途,到你不得不交待的时候,你就会含羞带愧地承认:一个善人即使在他的黑暗的冲动之中,也会觉悟到正确的道路。

梅菲斯特 好吧!是非曲直不会拖得很久。我毫不为我的赌赛发愁。假如我达到目的,就请您允许我鼓起胸膛把凯歌高奏。让他一辈子去啃尘土,而且甘心情愿,如那条大名鼎鼎的蛇,我的同族。

天 主 那时你尽可随时来见我;我从不曾憎恶过你的同类。在所有否定的精灵中间,促狭鬼最不会令我感到累赘。人的行动太容易松弛,他很快就爱上那绝对的安宁;因此我愿意给他一个伙伴,刺激他,影响他,还得如魔鬼一样,有创造的能力。——可你们,真正的神之子,欣赏丰富而生动的美吧!让永远活跃永远生动的化育者用爱的温柔围绕你们,而那飘浮于游移现象中的全部,请用持久的思维将它们固定!

〔天界关闭,天使长散开。〕

梅菲斯特 (独白)我愿意时时见一见这位老头儿,小心提防不跟他闹别扭。一位伟大的天主同魔鬼直面的讲话,竟然这么富于人情味,实在难能可贵。

第一部

夜

〔在一间高拱顶的、狭窄的哥特式房间里面。浮士德，烦躁不安地坐在斜面书桌旁的安乐椅中。〕

浮士德 唉，我绞尽脑汁把哲学、法学和医学，天哪，还有神学，都研究透了。这时的我，这个蠢货！尽管满腹经纶，也并不比以前聪明；称什么学士，称什么博士，十年来牵着我的学生们的鼻子，天南地北，海阔天空，处处驰骋——这才知道我们什么也不懂！想到这一点，简直让我五内如焚。比起博士、学士、律师和教士所有这些夜郎自大之辈，我诚然要懂事一点；没有什么犹豫或疑虑来打扰我，什么地狱或魔鬼也吓不倒我——为此我却被剥夺了一切乐趣，不敢自认为有什么真知灼见，更不敢好为人师，去矫正和感化人类。我也没有什么财产与货币，更没有人间的荣华富贵；就是狗也不想活得更长久！因此我才向魔术求助，看能否通过精灵的咒语和威力，多少获知一些玄机；这样，我才用不着汗流浹背诚惶诚恐，讲述一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；我才感悟到，是什么从最内部把世界结合在一起，才观察到全部的效力与根基，而不再去搜索故纸堆。

哦，那盈满的月光，但愿你是最后一次看见我的忧伤，你可知道多少个午夜我坐在这张书桌旁把你守望；然后，凄凉的朋友，你才照耀在我的书籍和纸张之上！唉，唯愿我能借你可爱的光辉走上山巅，在山洞周围和精灵们一起飞舞，在你幽光下的草原上面，摆脱一切知识的乌烟瘴气，健康地沐浴在你的

露水里面。

唉，难道我还要困守在这地穴里吗？这该死的潮湿的洞穴，连这可爱的天光从彩绘的窗玻璃透进来，都是混浊不堪！被这一大堆虫蛀尘封的古籍团团包住，它们一直堆到高高的拱顶，到处插满着熏黄了的纸签；四周摆满了玻璃器皿，坛坛罐罐，塞满了各种器械，里面还堆着老祖宗的家具——这就是你的世界！这居然就叫一个世界！

你难道还要问，为何你的心惶恐不安地紧缩在你胸中？为何一种说不出的痛苦阻拦着你所有的生命运动？神创造人类，让它进入大自然，你不投身于这生动的自然，却被在烟雾和霉腐里让兽骨和尸骸所围困。

起来！逃吧！逃到广阔的国土去！带上诺斯特拉达穆斯亲手所写的那本秘籍，我做你的向导难道还不够？那时候你将会认识星辰的运行，再经自然的指教，你的心力会使你恍然大悟，懂得一个精灵怎样和另一个精灵对话。让枯燥的悟性在这里向你解释神圣的符，无疑是白费气力。你们精灵，飘到我身边来吧；若你们听得见我，就回答我吧！（打开书，望了一下宇宙的符箓）

哈！我所有的感官此时突然流遍了怎样一阵狂喜！我感到年轻的神圣的生命之福音重新炽烈地流过我的神经和脉络。这些神符镇定了我内心的激荡，欢悦充实了我可怜的心，并以神秘的本能在我的周围揭示了自然的力量——书画这些神符的，不就是一个神吗？我不就是一个神祇吗？我何等心明眼亮！从这些简洁的笔锋我看见活动的自然展示在我的心灵之前。现在我才懂得了那位智者所说的话：“灵界并未关闭：是你的感官关闭了，是你的心死了！来吧，门徒，坚持用朝霞涤荡你凡俗的胸怀吧！”（凝视符箓）万物如何交织而成整体，又怎样相互作用并且相互依存！天庭诸力怎样上升下降，黄金吊桶又怎样一一传递！它们以散发天香的翅膀从天空中贯穿人间，和谐地响彻穹宇！

多么奇妙的一出戏剧而已！可惜，唉，不过是一出戏剧！

我到哪儿去把握你，无穷的自然？哪儿找得到你们，乳房？你们是众生之源头，天地之所系，憔悴的胸怀所向往的地方——你们进涌着，你们滋润着，我难道是在枉然的渴慕着？（不由自主地翻动着书页，发现了地灵的符箓）这道符箓对我的影响多么不一般！地之灵啊，挨我更近些吧；我已经感觉我的力量在高涨，我已燃烧得如喝了新酒一样。我觉得有勇气，到世界上去闯一趟，去承担人间的祸福，去跟暴风雨奋战，在沉舟的碎裂声中毫不沮丧。我头顶上乌云四合——月亮也收掩了它的清辉——灯火渐灭！烟雾缭绕！——我的头颅周围闪烁着红光——一阵阴风从拱顶上刮下来，把我抓住了！我强烈地感觉到，你就飘浮在我四周，我祈求降临的精灵啊。请显形吧！哈！我神不守舍！我全部感官翻腾激荡，产生了新的感觉！我觉得我整个的心都已交给了你！你一定！你一定显形！哪怕牺牲我的性命我在所不惜！

〔他拿起书，神秘地念出地灵的符箓。一道微红的火焰颤动着，精灵出现在火焰里。〕

精 灵 谁呼唤我？

浮士德 （旁白）多可怕的相貌！

精 灵 你大力把我吁请，你又在我的灵界长久啜饮，但现在——

浮士德 哎呀，我忍受不了你！

精 灵 你气势汹汹祈求见我，听我的声音，看我的脸面；你强烈的心愿令人感动，我来了！——可你这个超人却吓得这样可怜！灵魂的呼唤到哪儿去了？曾在自身创造过、承担过并包容过一个世界的胸怀到哪儿去了？那种欢欣鼓舞想和我们精灵并驾齐驱的胸怀到哪儿去了？我听见你的声音，你拼命想朝我靠近，哦，浮士德，你在哪儿？难道你是一支一旦为我的气息所包容，就在生命的深处颤抖起来的蜷缩得令人害怕的毛毛虫？

浮士德 难道我怕你吗，这个火焰的变态？我就是，我就是浮士

德,你的同侪?

精 灵 用生命的浪潮,
 用行动的狂飚,
 我在上下翻滚,
 来去都飘摇,
 诞生与死亡,
 一座永恒不变的海洋,
 一件在变化的织品,
 一个热烈的生命体:
 在飒飒作响的时间织机上面
 我替神明织出了活的衣裳。

浮士德 忙忙碌碌的精灵,你周游广阔的世界,我觉得我和你多么接近!

精 灵 你只是像你所理解的精灵,并不像我!(隐去)

浮士德 (颓然倒地)不像你? 那像谁呢? 我是神的肖像! 竟会不像你!(敲门声)见鬼! 我知道——是我的助手——我最美好的幸运将变为泡影! 枯燥无味的小爬虫肯定会扰乱这丰满美妙的幻境!

[瓦格纳穿寝袍,戴睡帽,持灯上。浮士德恹恹转身。]

瓦格纳 请原谅! 我刚才听见您在朗诵;您肯定是在念一出希腊悲剧吧! 我想凭这门艺术图点实惠,因为它在今天非常有出息。我常常听见人们称道,优伶可以把牧师教导。

浮士德 是的,假如牧师凑巧是个优伶,像时下司空见惯的那样。

瓦格纳 唉,假如人们整日守坐在博物馆里,假日也难得出门见见世俗风情,难得用望远镜从远处瞧瞧,又如何通过劝说把世人加以指引?

浮士德 你们达不到这一步,除非有真情实感,除非它出自心灵深处,并以充满原始力量的快意去打动全部听众的心。可你们尽管坐着! 粘粘贴贴,拼拼凑凑,用别人的残羹剩汁去烩一碗佳肴,从你们一小堆灰烬里吹出来他的火苗! 假如你有这种嗜好,未尝不能博得儿童和愚人们的赞颂——可你们永远做

不到心心相印，假如你们言不由衷。

瓦格纳 只有口若悬河才能令演说家走运；我深味到这一点，可我还差得很。

浮士德 去追求诚实的奖品吧！别当挂响铃的笨蛋！即使没技巧，单凭悟性和正确的见解，也可以侃侃而谈；只要你真心诚意想说点什么，又何必寻章摘句？是的，你们的言论尽管妙舌生花，也不过是为人类玩玩拼贴游戏，令人讨厌得如秋风扫枯叶，沙沙吹过一层凉雾！

瓦格纳 天啦，艺术悠久而人生短促。尽管我从事批判，我仍经常觉得头昏脑涨，惶恐疑惧。探本求源的方法，不知怎么这样难以掌握！路还没有走到一半，那可怜的家伙就会死去。

浮士德 羊皮纸怎会是饮一口可以永远止渴的圣泉？你将喝不到那提神的一口，假如它不是出自你的心田。

瓦格纳 请原谅！潜心于各个时代的精神，看看先哲是如何思想，后辈又如何加以发扬，这才令人感到莫大的欢畅。

浮士德 是的，一直发扬到星球上去吧！我的朋友，过去的时代对于我们不啻一本用七印封严了的书。你们所谓的时代精神，终究只不过是先生们自己的精神，偶尔反映了一下各个时代而已。因此，经常搞得真是惨不忍睹！人们第一眼见到你们，就会拔脚走开。一只垃圾桶，一个废品间，充其量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大戏连台，加上一些俏皮并且实用的治世格言，放在木偶口里倒是乐得其所！

瓦格纳 每个人总想从中认识一下世道人心吧。

浮士德 哼，什么叫做认识！谁又敢直言不讳？少数人诚然从中认识到一点什么，但却笨到掩藏不住他们的满腹心事，竟向庸众泄露他们的观察和情绪。这种人从古至今都没有好下场，不是被钉上十字架就是被烧死。——对不起，朋友，夜深了，我们这次就讲到这里为止。

瓦格纳 我原想通宵达旦同您进行学术上的探讨。明天是复活节的第一天，请容许我带一两个问题再来请教。我一直孜孜不倦地专心研究；虽然了解很多，但一切我都想知道。（下）